

好上為的... 周秦皇漢魏... 也著了後之

劉侯祠？

叔正亦能了能... 文字洋細... 這回事。

周恩來帶了三七卡車... 從西中出

北京十年

續篇

羅孚

著

一也著一也一也耕，對他... 他從人... 耕後... 的

故事。說據... 那日... 下... 子女... 就... 當... 轉信、

某向和... 後... 人。說... 是... 帥才，後... 有... 獨

港台書

北京十年

續篇



羅孚
著

北京十年 天地

www.cosmosbooks.com.hk

書名 北京十年（續篇）

作者 羅孚

編輯 孫立川

美術編輯 楊曉林

出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

智群商業中心13字樓（總寫字樓）

電話：2528 3671 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 / 1樓（門市部）

電話：2865 0708 傳真：2861 1541

九龍旺角通菜街103號（門市部）

電話：2367 8699 傳真：2367 1812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官塘榮業街6號海濱工業大廈4字樓A室

電話：2342 0109 傳真：2790 3614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2150 2100 傳真：2407 3062

出版日期 2011年12月 / 初版·香港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COSMOS BOOKS LTD.2011

ISBN : 978-988-219-468-7

目錄

前言	7
五次文代會前後	9
向沈從文遺像跪拜	12
潘漢年冤案	14
潘漢年介紹楊度入黨	18
潘董的幾十萬元	22
三個故事和二老	32
鄧文儀和張學良	36
潘夫婦死在冰水	38
顧順章和潘漢年	41
董慧口中的江青	44
掩護特務和轟炸	48

七個月五次會談	50	董慧不離婚不回港	123
潘漢年·惲逸群·袁殊	53	董慧在秦城受稱讚	126
奉命做漢奸的袁殊	66	夫婦重逢團河安家	130
補寫幾筆潘漢年	78	又進秦城又受審	133
住進了宋子文公館	80	廖承志質疑陳雲平反	135
胡越明找董慧小姐	83	死後改名蕭淑安	143
玩弄日特於股掌	86	周恩來和伍豪啟事	146
潘漢年會見汪精衛	91	周作人落水之謎	149
許玉文說了公道話	97	許寶騫一切主動	152
毛澤東召見了潘漢年	99	王定南有所否認	156
中共中央考慮遷南洋	105	給毛澤東和周揚都寫了信	163
楊帆、潘漢年被捕	113	周作人給周恩來寫了長信	166
十天的奇異沉默	115	窮得要收談話費	170
審審拖拖六七年	121	也向康生寫信求助	173

苦雨齋訪周作人	177
新晚報登回想錄	179
書停印連載腰斬	182
五十年一大心願	185
寫信向章士釗求助	189
紅衛兵抄家批鬥	192
死在廚房泥地上	195
回想錄曾有抽換	198
八十自壽的趣話	202
魯迅對知堂的理解	206
周作人為魯迅感動	212
夢中情人乾榮子	218
信子的吵鬧和死亡	221
少年毛澤東曾訪周作人	224

知堂終於說魯迅偉大	231
兩兄弟互為參商	238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	240
幾十年後知堂才開口	243
魯迅高度讚周作人	246
青史他年又如何？	249
袁殊寫周作人	252
不如歸去去北京	260
給周恩來寫長信	263
毛澤東拍案而起	266
泳衣見客表示冷漠態度	270
罵赫魯曉夫是托洛斯基	273
周恩來批評赫魯曉夫	276

前言

北京十年，實際上是北京十一年。從一九八二到一九九三，我被羈留在北京有十一年之久。第一年，是交代問題；第二年是正式判刑和服刑。說正式，是指法院判我徒刑十年；也可以說非正式，是這樣的服刑和一般非服刑一樣。一判刑就立刻假釋，依舊住在交代問題的地方，不必坐牢，不到一個月就換了住所，那更不是牢房，而是普通的民居，就這樣，十年徒刑，一天牢房也不用坐。

這十年，我是和一般居民一樣，有所見、

前言

有所聞的。所見者少，所聞者多。選擇一些，記錄下來，就成了這本不像樣子的東西。我把它命名為《北京十年（見聞雜記）》。

這本東西寫作於十多年前，有些事情是以當時的時日為準記下的，如說這事情發生在多少年前，那是指相距寫作的年代而言，現在也懶得去改正為今天準確的說法了。

舊聞新抄，不妨當野史讀，野史可能比正史更為真實，另有趣味。有些事情，正史不記，只見於野史，那就更有意思了。毛澤東詩諷赫魯曉夫，並非偽作；潘漢年夫婦骨灰終遷葬於八寶山，官方無言。正史失真，令人興歎。

五次文代會前後

「高高興興上班來，平平安安回家去。」這兩年來，北京街頭添了不少這十四個字的標語，為了交通安全的宣傳而設的。

此時此刻，它卻另有新意，在文藝界人士口中，用來概括第五次文代會，而且據說，這是一位相當負責的人士首先引用的。平平安安，就是使會議開得無風無浪，這就可以高高興興了。

這是花了一點心思的。會議只開了兩次大會，一次開幕一次閉幕，中間只是小組會，沒有大會發言，就取銷了放砲的機會。代表們住得很分散，大會時雖有大車代步，小會時卻無小車供應，代表們也就沒有了串連的機會。小組會又沒有簡報，有人說有，有人說無，無論有無，直到曲終人散，沒有人見到過簡報卻是事實。

選舉呢？從差額到等額到舉手，最後乾脆變舉手為拍手——鼓掌通過。舉手還需要點

數，拍手就連點數之勞——點反對之數之勞也免了。事後有領導者讚賞：這倒是好辦法！

但也有人抵制了這個辦法，拒絕參加表決。新當選文聯主席的曹禹是戲劇家協會的，而劇協的代表團正是首先拒絕參加表決的一個。據說不些他們這一個。

曹禹當選後，報紙上不見有甚麼歡呼之詞。

對整個會議也沒有甚麼歡呼。說是「高高興興回家去」，在代表們身上也看不出甚麼高興。

人心看淡。

接下來的作協理事會議也如此。

在作協的會議上，和在文代會上一樣，王蒙都以作家而不是文化部長的身份發言，在談到干預的問題時都說，領導固然不要主動干預，文藝工作者也不要去請求領導干預。他指出，確實是有過人去請求權力介入，去向權力告警，去呼籲權力干預。

也有領導者出面卻並非干預的事例。川劇《潘金蓮》的作者魏明倫出席了文代會，他原受地方排擠，無份出席，後來中央提攜，才能赴會。會議期間，他的同鄉張愛萍找他去談過，說是聽人談到他的新作《岐山夕照》，批評了諸葛亮不該斬所剩無幾的大將魏延。張愛萍說他早有這個看法，因此表示支持、欣賞。《岐山夕照》還批評了諸葛亮六出岐山，總是走子午道，如果改變出擊路線，也許就成功了。這似乎頗有此提倡改革的味道。有人說，魏

北京十年

明倫一年一戲、一戲一格：《巴山秀才》、《潘金蓮》、《岐山夕照》，各有不同的風格。

文代會後，流傳着這樣一首詩：「周郎霸業早成灰，沈老蕭翁逝不回；好漢最長窩裏鬥，老夫怕吃眼前虧；十年風雨摧喬木，一統江山剩黨魁；告別文聯少開會，閒來無事且乾杯。」

「周郎」是周揚，「霸業」指「文革」前，「文革」後他已無霸氣。沈老是沈從文，蕭翁是蕭軍。

向沈從文遺像跪拜

台灣一位著名的藝術家（是真正的著名，不是大陸上今天廉價成風，見到港台的作家、藝術家就要奉上一頂「著名」帽子的「著名」），來到北京，要求新認識的朋友帶他到前些時逝世的沈從文家裏，朝着造像，就「五體投地」地磕了三個頭。然後才向沈夫人張兆和細說端詳，說他對沈先生是如何的拜服，今天有機會到沈家行跪拜之禮，儘管拜的是遺像不是本人，不免遺憾，也總算得償平生所願，得到了安慰。

早些年在台灣，當大陸作家的作品還是禁書時，他不僅設法弄到了沈從文的著作閉門而讀，由於愛之深，還忍不住暗中偷印了一些，供諸同好，私下傳閱，就像大陸上前些年傳閱手抄本那樣，這當然比手抄本講究。

這使人想起，沈從文逝世時，沈家收到的第一封唁函是當時在北京的一位台灣報紙的記者寫的。消息報道得最早，最詳盡的，也是台灣報紙。而現在又有了這來自台灣的跪拜。

這位藝術家真是性情中人！真是藝術家！這跪拜的舉動就是以真誠感人的藝術！

這是一位很有意思的藝術家，他隻身來到大陸。從香港先飛西安，再去洛陽，其後由洛陽回頭再去西北，探訪敦煌的藝術寶庫後，「西出陽關」，直上天山，到天池作水仙似的影子，這才飛回北京，飽看崑曲和川劇，中間去了雲崗，認為那裏的石窟比龍門的更可觀，這以後，就是去上海看「人藝」的表演，到蘇州流連於清雅的園林，再循香港這條路歸去台灣。一個月的旅程，他都是獨來獨往的，也都是默默地來去，不去驚動記者，驚動官方或半官方，因此很少人知道他來過。以他的聲望，就算不如瓊瑤那樣引起「轟動的效應」，也不難和柏楊以及別的詩人、作家那樣，成為新聞人物的，如果他想這樣的話。

他卻是一個寧願樸實無華而無嘩的人。住的也不是北京飯店之類的名店。

因此，他沒有新聞。因此，這裏不是甚麼新聞記事，而只是一個真正的北京故事，平淡然而又有味，深有人情味的故事。

他沒有見過一個官員，只是在朋友家裏吃毛肚火鍋時見到了王蒙。王蒙也是以主人家朋友的身份去吃那一頓有味卻不是筵席的家常便飯的。他那時暫時失去了官員的身份，只是一位令人羨慕的作家，在座不只一人說，他那麼忙，卻還能又寫小說又寫散文和詩，真不簡單。而這位來自台灣的藝術家則深以為憾，說是可惜台灣沒有這樣一位有文化的文化部長。

潘漢年冤案

潘漢年是一九五五年突然失去自由的。一九八二年終於由中共平反昭雪，中央發出通知，摘去「內奸」這頂誣陷的帽子，平反昭雪，恢復名譽。這好像是一紙黨內的通知，並沒有正式向全國黨內外都昭告，新華社也好像沒有正式報道，即使報道也語焉不詳，含糊了事。因此他的朋友寫起悼念文章來，也只能「說來又說去，抹角復轉彎」，而說不到要點，使得讀的人對於「究竟為甚麼？越讀越茫然」，如陷五里霧。

他是為甚麼突然被捕的？被捕時僅僅用「內奸」兩個空空洞洞的字眼就使這個全國第一大城市的副市長失去自由麼？現在證明是誣陷，當年是誰誣陷他呢？有人說，是康生。真是這康某人？康某人有這麼大的權力，連他的頂頭上司上海市長陳毅，以至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都保護不了潘漢年？難道康生是有尚方寶劍的？有甚麼人支持康生？是不是「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這一切，對於少數一些人來說，也許已經了然了，但大多數人卻還是被蒙

在鼓裏。到現在，案發已經三十八年，平反也已經十一年了，卻還是依然如謎。

「一人能定案？一手能遮山？」荒蕪當然心中有數，這「一人」是何人？這「山」又是甚麼大山——巍巍兮崑崙乎？

還有使人不解的，「如何數十載，舉國如寒蟬？」為甚麼沒有人敢多講一句話？多問一些情況？還怕甚麼呢？還要替哪一位親者諱？為哪一位尊者諱？

詩中提到楊帆，荒蕪的同學，上海的公安局長，他也是在潘漢年出事時被捕，也是「沉冤三十載」以後才平反出獄的。他出獄後的情景卻是「形虧神不全。見人但苦笑，時復淚漣漣」。他既不說，也不寫。他和潘漢年其實都是能文之士，都曾是文藝界人士。管上海那麼大一個城市的公安工作，對於許多事情都熟悉那不用說了。使他也噤若寒蟬，不敢出聲的，到底是甚麼一種力量？除了死去了的，難道還有活着的不成？死者已矣，只有生者才能繼續對他起威懾作用吧？對於這樣見多識廣如他的人而能威懾，這又是一種甚麼可怕的力量？或者並不是這樣，只不過是他在過去的日子裏，已經被鎮壓得失去正常的精神狀態了。

北京三聯出版了一本《零落成塵香如故》，收的盡是悼念潘漢年的文章。可能正是這些文章使荒蕪讀了以後，發出感歎：「究竟為甚麼？越讀越茫然。」官方不公佈，一般人就是略有所知，各有所知，是不能隨便寫的。官方不開口，也就只能「舉國若寒蟬」的無聲了。

夏衍和潘漢年可以說是老戰友。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同是左翼文化戰線上的負責人。後

來到香港，又工作在一起，新中國成立後回上海，還是一起工作。潘是領導。夏衍差一點被捲進了這件冤案中，不知道為甚麼那一隻「罪惡的黑手」願意網開一面，要不然他也是逃不掉的。

夏衍是最有資格寫潘漢年的人之一。他寫了〈紀念潘漢年〉，記下了他的一些佚事，卻沒有接觸到他的冤案本身。

文章中有一段是寫到潘漢年和楊度的，袁世凱時代「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的楊度，力捧袁世凱做皇帝的楊度，三十年代在上海表面上是杜月笙門下清客，實際上是中共地下黨員的楊度。

夏衍說：「一九三一年在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之後不久，他（孚按：指潘漢年）在當時『文總』的機關（南京路王興記木器店樓上）向『文委』所屬各聯的黨員作了全會決議的傳達報告。這之後，馮雪峰同志接替了他的『文委』書記職務。我有半年多沒有和他見面。大約在這一年深秋的一個晚上，他通過良友圖書公司找我，見面之後，他就要了一輛出租汽車，開到法租界的薛華立路的一家小洋房裏，把我介紹給一位五十歲出頭一點的紳士。他們似乎很熟脫，相互間沒有甚麼寒暄客套。漢年同志一上來就說：『過幾天後我要出遠門了，甚麼時候回來也難說，所以……』他指着我說，『今後由他和您單線聯繫，他姓沈，是穩當可靠的。』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補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歲，我們是老朋友。』